

从墓志看唐代妇女崇道的原因

焦 杰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2)

Taoism is widespread in Tang Dynasty. Many women worshipped Taoism at home, or even became a nun in a monastery. Because of different life experiences, their reasons for worshipping also differed. This paper analyzes those reasons from three different aspects: outside, psychological and women independent consciousnes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re were many realistic reasons besides the widespread Taoism worshipping trend, which include the pessimistic following-the-trend psychology as well as the positive goal-driven.

Key Words :Tang Dynasty Woman Taoism

内容提要 唐代社会崇道之风盛行,很多妇女信奉道教,或是出家做女道士,或是在家修习道教。由于每个人具体生活经历不同,她们崇道的原因也不同。本文从外在原因、心理因素及女性独立意识三个方面分析了唐代妇女崇道的原因。指出唐代妇女之所以崇道,除了受当时广泛流行的崇道之风影响之外,还有许多具体而现实的原因。这些原因既包括消极的从众心理,也包括女性对人生积极的追求。

关键词 唐代 妇女 崇道

中图分类号 K877.45

文献标识码 A

唐代妇女奉道的原因在近年来得到人们的关注,目前已有数篇文章从女性诗歌角度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很有见地的观点,认为唐代妇女之所以崇道,除了受社会风气的影响外,更多的是与她们内心积极主动的追求有关^[1]。然而唐代崇道的女性不计其数,能留下诗篇的少之又少,而且诗歌大都是有感而发,情感的飘乎不定又影响了诗人内心真实目的的表达。尤其是这些作品基本上是她们入道以后写的,只能反映她们入道以后的精神状态,并不能代表她们入道以前的心理状态。因此,仅利用诗歌并不能全面客观地再现唐代妇女崇道的原因。为了弥补这个不足,本文在利用唐代妇女资料相对比较集中的《唐代墓志汇编》^[2]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3]两部文献的基础上,再辅以其它文献资料,全方位地探讨唐代妇女崇道的原因。为行文方便,出自《唐代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的资料一律不写书名,而直接写序号及墓志名称,《汇编续集》则加“续”字。

一 唐代妇女崇道的外在原因

毋庸置疑,唐代妇女崇道与唐代社会上广泛流行的崇仙好道的风气影响有绝对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田晓鹰在《唐代女性道教情怀的成因》一文中已经做了比较清楚的阐释^[4],本文不想就这个问题再浪费笔墨。但需要指出的是,就唐代妇女本身而言,每个人具体崇道的原因并不完全一致。从墓志资料和其它文献资料来看,大体可分以下几种^[5],而这几种则是唐代女性诗歌没能表达的内容。

(一)受家人影响而奉道或入道:唐代崇道的妇女有很大一部分是受家人的影响,尤以父母的影响最大。如柳默然入道以后长年在王屋山静修,受其影响,她的“女子二人,皆早从玄志,列位上清,长曰右素,先解化;次曰景玄,今居王屋山”(开成045《大唐王屋山上清大洞三景女道士柳尊师真宫志铭》)。李元敬的女儿在丈夫去世后“誓志道门”,并缝制法衣等物,准备出家,但未果而逝,从杜光庭所撰的《李元敬为亡女修斋词》^[6]来分析,李元敬本身就是道教爱好者,其女选择入道,无疑

与父亲的影响有极大关系。

除受父母之外,丈夫是最有可能对妇女产生影响的亲属。何氏的丈夫“志工黄老,心期赤诚,遂高道不仕”,是个虔诚的道教信仰者,因此何氏在三子皆长大成人以后,也“志尚玄言,神栖虚寂,修元秉节,受录□坛”^{①19}《唐故兵部常门上柱国王府君□□□》。李白一生都在追求道教的精神境界,奔波于名山大川之间寻仙访道,写的诗文也充满道教的理想,离开长安以后便接受了“道录”,成为一名道教忠实的信徒,受其影响,他的夫人宗氏(天宝三载至十四载之间)也开始信奉道教。另外,还有些妇女崇道是受婆母影响,如在九华观出家做道士的尚简是李倜之妻,她的婆母就是大大鼎鼎的玉真公主^[7],她入道肯定是受后者的影响。这些妇女崇道主要是受从众心理的影响。

(二)以祈福的名义被国家或权贵度为道士:唐朝奉道教为国教,有时会以祈福名义度人为道,这里就包括女道士。如武后之母去世,为了替母祈福,武后就度太平公主入道。文明元年二月十一日,朝廷又在“金阙亭置一女冠观,并度内人”^{①81}。一部分唐代妇女因此而入道。因为唐代权贵常度百姓为僧尼道士来为自己祈福,因此像这种以祈福的名义而入道的女性应该不少。但是度人入道并不是免费的,度人者必须要给被度者一定的经济补偿,所以身处社会下层的妇女在物质利益的驱使下,被度为道士是常有的事情。然而,尽管唐朝政府奉道教为国教,有时也会度人为道士,但是因为入观为道者可以不再向封建政府交纳赋税,入道的人多就意味着政府的收入减少,所以唐朝政府原则上不赞成大规模地度人为道。如长孙皇后病重时,曾有人建议度人为道人来祈福,就因长孙皇后的坚决反对而作罢。正因为如此,不但唐朝政府很少度人为道,而且经常下令禁止当朝权贵度人为道。唐德宗大历十四年六月曾因大赦天下而新颁一些政令,其中一条就是:“自今更不得奏置寺观及度人。”^{①91}这些妇女入道主要是受经济利益的诱惑。

(三)受国家宗教政策的影响而入道:在唐武宗会昌年间,由于实行灭佛的政策,强迫僧尼还俗,有些信奉佛教出家为尼的妇女,为了能继续从事宗教生活,只好改佛入道。如咸通 020《唐鸿胪卿致仕赠工部尚书琅耶支公长女炼师墓志铭并序》的墓主炼师就是从小信奉佛教,“未尝不系月长斋,克日持念”,但遇上“中涂佛难”,只好“易服玄门”,成为一个道教信徒了。虽然这种墓志只保留一方,但从唐代佛教之兴盛来推断,会昌年间由

女尼转为女道士的应该不止这一个。这类妇女改佛入道完全是身不由己的无奈选择。

出于上述三种原因而奉道或入道的女性并不是主动积极的,信仰道教完全是她们对身边状况的被动反应。出于经济目的而被政府或权贵度为道士以及迫不得已而改佛入道的妇女,其行为的被动特点更为明显。虽说她们奉道以后在精神追求和心理素质上向契合道教的精神方面发展,寻求精神归宿和对道教教义的认同,虔诚地追求生命的本真,但其奉道或入道的行为本身则是被动的。

二 唐代妇女崇道的心理因素

除了受外界环境影响之外,心理因素也是唐代妇女崇道的主要原因,大多数女性崇道完全是为了满足精神上或心理上的某种需求。关于这个问题,岳齐琼在《从唐女冠诗歌看女冠诗人崇道的内在动因》一文中有多处论述^[10],但他所论乃是入道后唐代女性的心理状态,并不是入道前唐代女性的心理状况,因而并不能完全体现唐代女性崇道的原因。从墓志和其它文献资料来看,唐代妇女崇道有一些非常具体的心理原因,其中渴望长生也是心理因素的一种。

(一)因丈夫去世,为寻求精神上的安慰而奉道或入道:唐代信奉道教的已婚妇女中,不论是出家做道士的,还是居家修行的,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丈夫去世以后才信仰道教的。据姚平在《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一书中的统计^[11],保留下来的唐代女道士墓志祭文资料一共有 12 篇,其中因丈夫去世而入道为冠的 4 例。其中尚简是“既而凌虚失翼,偕老云亏”以后,她“峻节愈明,执义弥坚”,誓志不另嫁,“乃游心上善,注意玄风”(续永贞 001《唐故九华观书□师藏形记》),不久即入道为冠。柳默然也是因“遭末亡之酷……复罹同气之祸”,因此才“奉至真无始之教”(开成 045《唐王屋山上清大洞三景女道士柳尊师真宫志铭》)。续大和 028《唐故女道士前永穆观主能师铭志并序》的墓主能去尘、续大和 033《唐故内玉晨观上清大洞三景法师赐紫大德仙宫铭并序》的墓主韩自明入道也是出自同一原因。另外宪宗的女儿永安公主,“长庆初,许下嫁回鹘保义可汗,会可汗死,止不行。大和中,丐为道士。”^{①121}同样因婚姻遇上麻烦而入道的。

居家修行的妇女中,也有不少是因为丈夫去世而信奉道教的。靳氏是“祸钟天罚,忽丧良人”,她“孀居历春”之后乃“俄捐侍省,归全道真”(开元 275《唐故朝散大夫行吉州长史正姿君夫人西河县君靳氏墓志铭》)。朱氏是出嫁“数载而家君即世”,

年纪轻轻就开始守寡,经“三年而衔恤居丧”后便“精心道门”(天宝006《唐故兖州瑕丘县令崔府君夫人吴县君朱氏墓志铭并序》)。郭氏先嫁丈夫姓阎,“不幸府君中年早逝,叔父夺志,更醮张门”,可是第二个丈夫也命不久长,“府君不造,弃代云亡”,受此打击,郭氏“乃保持名节,终始经礼”,于是“遂洁心道行,理极真筌”(天宝183《唐故中郎献陵使张府君夫人太原郭氏临淄县君墓志铭并序》)。不论是居家奉道还是出家入道,这些妇女都有为夫守节的意味,藉此作为精神上的寄托。

(二)因身患重病,为减缓肉体痛苦而奉道或入道:唐代很多奉道的妇女都是身患重病或自幼体弱多病。张婵从少年时起就体弱多病,“自笄迄今,首尾凡十载,未尝一日能强履而暂离床衽间”,为了减轻身体的不适,她“心宗黄老,能以淡泊怡遣,遂自号灵隐”(开成041《唐张氏之女墓志铭并序》)。李德裕的爱妾徐盼原本并不信仰道教,因为“疾亟”,所以入道为冠,从她入道时“改名天福”的记载来看(大和025《滑州瑶台观女真徐氏墓志铭并序》),她入道的动机是为了祈福,希望藉此来挽救生命。与徐盼入道动机相同的是唐代宗之女华阳公主,据《新唐书》卷八三《公主传》记载,因其“诏悟过人,帝爱之。视帝所喜,必喜遇,所恶,曲全之。大历七年,以病丐为道士,号琼华真人。”

出于这种原因而奉道或入道的妇女大都受很强的心理因素驱使,如景氏“厥初寝疾,逮乎一纪,靡神不祷,靡医不求”,是因为得了病,久治不愈,所以四处求神祈祷,后来听说“道克可延生,乃登斋清,释可拔苦,必罄家舍施”(贞元011《唐河南府汜水县丞邢偃夫人景氏墓志铭并序》),简直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这些妇女崇道都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幻想宗教能帮助自己摆脱身体上的痛苦。

(三)相信道教的宣传,为求长寿和成仙而奉道或入道:唐代很多妇女是为了追求长寿而信仰道教的。如杨琼年幼时,一位异僧为她算卦,结果“遇乾之剥,以□之寿不能过三十”,其母杨氏“繇是以佛道一教,恳苦求助”(会昌005《荥阳郑夫人墓志铭》),从此吃斋念佛,诵读道经,希望能够长寿。郑氏“师心道流,早弃华丽,薰茹不味,日唯一饭者,卅年于兹矣”,目的也是“诚宜天祐其福,享以永寿”(《全唐文》卷四四〇《唐故左武卫郎将河南元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郭氏前后两任丈夫都先于她而去世,于是她深感生命之短暂,乃信奉道教,“冀以祖助遐年,臻兹余庆”(天宝183《唐故中郎献陵使张府君夫人太原郭氏临淄县君墓志铭并序》)。唐代妇女对长生和成仙的追求,续建中011《敕上

都至德国观主女道士元尊师墓志文》里所载墓主的一番话讲得最为清楚:“修短存亡,曾休吸常!与其劳主于此世,岂若轻举于殊方。与其兰堂之粉壁,岂若琼圃之霞床。与其鱼轩而象服,岂若驾鹤而裳,与其朝荣兮暮落,岂若地久兮天长。”

为了追求长寿和长生不老,崇道的妇女往往游历名山大川寻仙访道,希望遇上神仙将其超渡。李白的《玉真仙人词》所云“玉真之仙人,时往太华峰。清晨鸣天鼓,飙欬腾双龙。弄电不辍手,行云本无踪。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13]就是描写玉真公主前往华山、嵩山等处朝拜求仙之事。玉真公主还于天宝三载上言要取消公主的称号,并归还封邑和租赋,她说:“妾,高宗之孙,睿宗之女,陛下之女弟,于天下不为贱,何必名系主号、资汤沐,然后为贵?请入数百家之产,延十年之命。”(《新唐书》卷八三《公主传》)这些妇女崇道就是为了满足延年益寿的心理需求。

出于上述三种原因奉道或入道的女性虽然表现出了一定的主动性,但实质上仍然是被动的。因丈夫去世而信仰道教的女性,绝大多数都是要为丈夫守节的,她们最初都不信仰道教,但丈夫死了,观念则变了。尚简如此,朱氏如此,靳氏也是如此,其中郭氏崇道的前因后果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假如她们家庭生活美满,或不需要守节,也许她们就不会走上宗教道路。因病而奉道或入道以及为求长寿而奉道或入道,性质与为夫守节差不多,都不能说是很主动的。因为摆脱生老病死的痛苦是每一个中国古人的最大愿望,道教把得道成仙作为超脱生老病死的最高境界就是为了吸引国人的注意。虽然从表面看来,这些妇女在信道的问题上表现比前文所述妇女有较大的主动性,或是为了追求生命的本真,或是为了寻求精神归宿和对道教教义的认同,但其内心精神却是被动的,因为她们对道教的追求并不是以个人为中心,也没有体现出对自我价值的肯定。

三 表现唐代妇女独立意识的崇道原因

唐代还有很多妇女崇奉道教的原因前面两个部分所论完全不同,她们即非受家人和国家政策的影响,也不是受经济利益诱惑,更不是以宗教作为精神寄托、满足摆脱身体痛苦和长寿成仙的心理需求,而是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通过崇道的手段,来探寻人生的意义,追求个人的理想,在她们身上表现了封建社会女性难得一见的独立意识。

(一)出于个人喜好,为探索人生真谛而崇奉道教。唐代很多女性喜爱道教完全是出于一种独立的精神意识,并不受任何人的影响。如墓志记载

永穆观主能去尘“柔仪惠范,不□阃训,早悟玄默,匪因严师”(续大和 028《唐故女道士前永穆观主能师铭志并序》)。这种带有较强独立意识的女性以知识女性居多,因为她们除了阅读道教经典外,也喜欢阅读佛教经典和中国传统典籍,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如梁氏是“少习诗礼,长闲音律,既阅道书,尤精释典”(乾封 016《唐故处士张府君夫人梁氏墓志》)。陈照是“雅好史汉诗礼,略通大义,尤重释典道经,颇诣宗极”(天宝 074《唐故陈夫人墓志铭》)。

这类妇女的崇道方式与一般妇女不同。她们不流于表面上的诵经布施与素食服气,而是研习道家经典,探求经典中的真义。与此同时,她们也研习佛教及中国传统典籍,从中探索做人的真谛和做人的准则。如南氏“每宗释道,常览诗书”,因此而“人事之道,靡不通悟”(元和 048《唐故颍川陈君夫人鲁郡南氏墓志铭并序》)。张氏“考协声律,探究坟素,玄经释籍,前言往行,一经于耳,必注于心;一合于理者,必行诸己”(会昌 003《唐故太原府参军赠尚书工部员外郎苗府君夫人河内县太君玄墓志铭并序》)。不论是儒是道还是释,只要讲得有道理,她都从中吸取营养。可见,唐代的知识妇女奉道更注重道教关于人生、宇宙和自然的阐释,希图通过学习而增加个人的修养。在她们眼中,道教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是哲学。

(二)不愿受传统束缚,为追求相对自由的生活方式而入道。唐代很多女道士的道观生活并不严肃,有的类似欧洲 17 世纪的贵妇沙龙,有的颇像近代上海上流社会的交际场所。这类女道士的出身都比较特殊,或是公主、宫女,或是妓女、姬妾。她们入道的原因与上述妇女都不同,绝大多数是为了追求相对自由的生活方式。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唐代前后期公主入道资料中就能够分析出来。唐代公主入道的至少有 14 个^[14],但唐前期的极少,中后期以后的则非常多。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发生?主要原因是唐前期社会风气比较开放,公主再嫁容易,出嫁的公主也不一定要严守妇道,生活方式较为自由。但自唐中后期以来,礼教工作开始强化,妇女再嫁遭到反对,公主再嫁并不容易,出嫁以后也不能像唐前期的公主们为所欲为。因此,为了继续享受的无拘无束的生活,一些公主选择了入道为冠。出于这种目的而入道的公主往往绯闻频出^[15]。

宫女虽然与公主身份不同,但入道的动机却有几分相似。她们被囚禁于深宫之中,没有人身自由,虽然物质生活相对优裕,但情感生活又极度匱

乏。她们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皇帝身上,但这个希望又很渺茫。与其在宫中毫无希望的等待,不如重新开始一种生活。于是一些看破红尘的宫女会选择入道而逃离皇宫。对这些宫女来说,入道的最大目的就是获得了人身的自由,开始新的生活。出于这种原因而入道的宫女在成为一名女道士后往往与文人才子有许多感情上的瓜葛^[16]。

娼妓和姬妾与公主和宫女都不能相比,她们本身的社会地位就比较低,因此她们入道的原因要比公主或宫女更复杂一些。有的是对女性的现实生活不满,但又没有其它出路,只好选择出家。如鱼玄机入道以前本是妾室,因不容于正室夫人而出,可她又不想另嫁,所以就出家做了女道士。有的人可能是厌倦没有自由的妓女生涯,或是因年老珠黄而不能再从从事以色事人的职业,但她们都不再可能做一个家庭妇女,迫不得已也只好入道。唐代著名女冠诗人李冶及名妓薛涛晚年著道服可能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出于这些特殊原因而入道的女性恐怕都有一个目的,即追求相对自由的生活方式,因此她们的道观生活都非常开放^[17]。在这些妇女身上,入道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三)视入道为跳板,为改变身份以达到某种目的而入道。唐代有很多妇女为了达到某种特殊的目的而把入观做女道士作为一个过渡阶段,通过这个过渡她们就可以改换身份,从而达到她自己的目的。这种以入道做跳板的女道士最著名的要数杨贵妃。她为了掩天下人耳目,隐瞒玄宗之媳寿王妃的身份而出家做了女道士,法号太真。与其情况相似的女道士还有开元时期某权贵独孤氏的妾室马凌虚。马凌虚出身不详,但据墓志所云“至若七盘长袖之能,三日遗音之妙,挥弦而鹤舞,吹竹而龙吟……岂唯事美东夏,驰声南国而已”之文分析来看,应该是名歌舞妓,后来她“厌世斯举,乃策名于仙官,悦己可容,亦托身君子。天宝十三祀,隶于开元观,圣武月正初,归我独孤氏”(圣武 001《唐燕圣武观故女道士马凌虚墓志铭》)。可见马凌虚是为了嫁人才入道的。她之所以要经过入道这个程序,可能因为她是一名官妓,入道即可脱离乐籍,然后才能可以嫁人。当然她可能也是私妓,为掩人耳目,乃出家为道。这类妇女入道的动机虽然与前文追求相对自由生活方式的妇女完全不同,但道教作为一个工具的特点却是一致的。

与前两部分相比,第三部分所论妇女崇道的原因表现了唐代妇女比较强烈的自我意识。像那些出于个人爱好,而把道教作为一种哲学,希望从中探索人生意、加强自身素质修养的妇女,其行

为完全是积极主动的。而那些把入道作为工具,为追求相对自由生活方式的女性,以及以入道做跳板来实现个人目的的女性,其崇道行为完全是以个人为中心,为了追求个人生存的价值,她们的行为更是主动的。在这两类的女性中,后一类女性的独立意识更强烈一些,叛逆的色彩更鲜明。现存唐代女性诗歌绝大部分是她们作品,虽然从作品内容来分析看,她们崇道的原因是精神超越的心理需要,对修道成仙的信念,心理需要与道契合的强烈愿望等,不容否定的是,追求较为自由的生活方式是她们最初入道的主要动机。其实田晓鹰所主张的唐代女性入道的动机是追求生存空间的拓展和生命翻腾的调和,岳齐琼所认为唐代女性入道原因之一是对现实生活的种种不满等等,本身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当然,这些女道士的身份比较特殊,在唐代崇道妇女中只是少数。

四 结语

通过对唐代墓志资料和文献资料的分析,我们发现唐代妇女在信仰道教的问题上,并不像女性诗歌所表现的那样比较积极和主动,而是相对消极和被动,但也有一部分唐代女性表现得非常具有独立意识。比如本文第一部分关于外在原因的论述中,无论是受家人的影响,还是出于经济利益的目的,以及因国家政策的改变,唐代的妇女都是处在一种消极被动的状态中开始其崇道的行为。而第二部分关于心理因素的论述中,无论是为寻求精神寄托,还是为摆脱病痛的折磨,以及追求长生,唐代妇女也是在一种被动的状态中实现崇道的过程。这些妇女崇道的初衷既不是为了追求精神超越,也不是为了追求生命的意义,更不是为了实现个人的价值,而是或出于从众的心理,或是回避现实生活的不幸。当然使她们最终走上宗教道路的却是女性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幸,以及作为一个女人无法超越现实的局限。真正体现唐代妇女以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度来崇道的原因是本文第三个部分所论,即通过研习道教典籍来探求人生的真谛,以入道为手段来追求某种生活方式,这是唐代女性为实现人生价值而进行的一种尝试。虽然这些女性在唐代妇女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却是最应令我们关注的,因为它是唐代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现。这些通过考察唐代历史文献而得出来的结论,比唐代女性诗歌所表达的内容更为符合唐代广大女性的真实情况。

的原因主要由唐代崇道氛围的濡染、生命本真的向往、生存空间的拓展和生命翻腾的调和四个方面组成。岳齐琼在《从唐女冠诗歌看女冠诗人崇道的内在动因》一文中认为女冠的崇道并非从众心理的驱使,而是她们精神超越的心理需要,对修道成仙的信念,还有她们对现实生活的种种不满,寻求精神归宿和对道教教义的认同,心理需要与道契合的强烈愿望等。

- [2]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 [3]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 [4]田晓鹰:《唐代女性道教情怀的成因》,《云南社会科学》2004 年第 3 期。
- [5]关于唐代妇女崇道的原因,笔者在《墓志看唐代妇女的道教信仰》一文中有简要论述,但尚不够全面(《乾陵文化集刊》第 2 集 2006 年 6 月)。
- [6]清·董诰:《全唐文》,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3 年。
- [7]续永贞 001《唐九华观书□师藏形记》云尚简“以总发之年,爰归我族大鸿胪卿诤侗,即玉真长公主之次子。”
- [8]北宋·宋祁:《唐会要》,中华书局 1990 年。
- [9]后唐·刘煦:《旧唐书·德宗纪》,中华书局标点本。
- [10]岳齐琼:《从唐女冠诗歌看女冠诗人崇道的内在动因》,《社会科学研究》2000 年第 4 期。
- [11]姚平:《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 [12]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公主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1975 年。
- [13]唐·李白:《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八,《丛书集成初编》,上海书店 1989 年。
- [14]据《唐会要》卷六记载,李唐皇室中先后有金仙、玉真公主、万安、寿春公主、华阳公主、文安公主、浚阳公主、永嘉、永安公主、义昌、安康公主等 11 位公主出家做了女道士。而据《新唐书》卷八三《公主传》记载,太平曾做过女道士,平恩、邵阳公主也都做了女道士。
- [15]《居易录》卷八:“唐公主多自请出家,与二教人徽近。...如文安、浚阳、平恩、邵阳、永嘉、永安、义昌、安康诸公主皆丐为女道士。筑观于外,史即不言他丑,颇著微词。”
- [16]唐代有个非常著名的女道士姓宋,与唐代大诗人李商隐关系亲密,《李义山诗集》卷六载《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诗云:“沦谪千年别帝宸,至今犹谢蕊珠人。但惊茅许同仙籍,不记刘卢是世亲。玉检赐书迷凤篆,金华归驾冷龙鳞。不因杖履逢周史,徐甲何曾有此身?”可见宋真人乃宫女出身。
- [17]据《广记》卷一三〇记载鱼玄机入道以后,以“风月赏玩之佳句,往往播于士林。然蕙兰弱质,不能自持,复为豪侠所调,乃从游处焉。于是风流之士,争修饰以求狎,或载酒诣之者,必鸣琴赋诗,间以谑浪,惜学辈自视缁然。”《广记》卷二七三记载李冶:“尝与诸贤会乌程县开元寺。知河间刘长卿有阴疾,谓之曰:‘山气日夕佳。’长卿对曰:‘众鸟欣有托。’举坐大笑,论者两美之。”

[1]田晓鹰在《唐代女性道教情怀的成因》认为唐代妇女崇道